

往事随笔

昔日足迹

李致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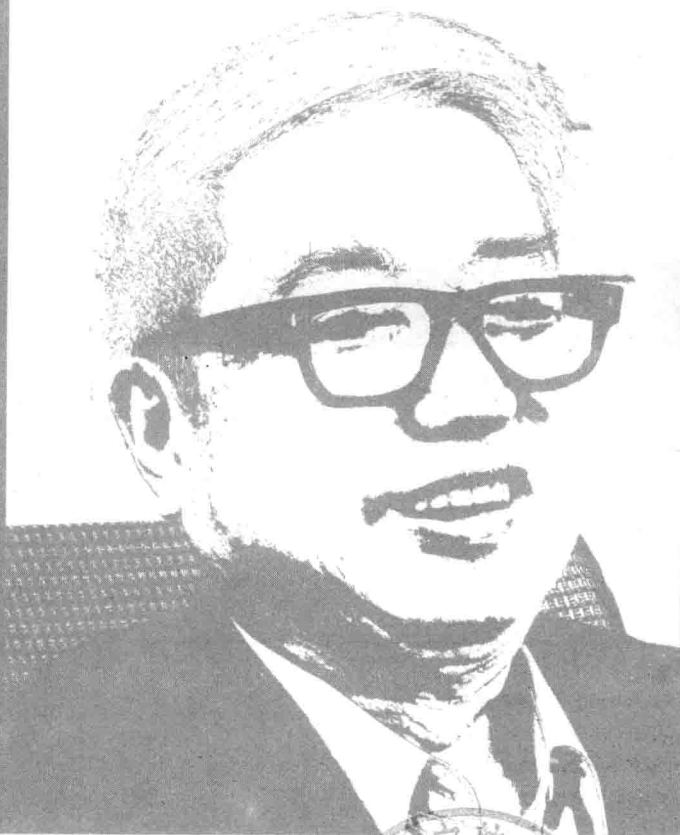
014061845

I267.1
1769

往事随笔

昔日足迹

李致 / 著



I267.1
1769



北航

C1749012

天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昔日足迹 / 李致著. — 成都: 天地出版社, 2014.9
(往事随笔)
ISBN 978-7-5455-1122-2

I. ①昔… II. ①李…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179993号

XI RI ZU JI

李 致 / 著

—— 阅读 · 成长 ——

出 品 人 罗文琦

选题策划 吴 鸿
责任编辑 吴 鸿 黄加毅
封面设计 周 明
制 作 最近文化
责任印制 桑 蓉

出版发行 天地出版社
(成都市三洞桥路12号 邮政编码: 610031)

网 址 <http://www.tiandiph.com>
<http://www.天地出版社.com>

电子邮箱 tiandicbs@vip.163.com

印 刷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年9月第一版
印 次 2014年9月第一次印刷
成品尺寸 168mm×240mm 1/16
印 张 20.25
字 数 249千
定 价 40.00元
书 号 ISBN 978-7-5455-1122-2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举报有奖

举报电话: (028) 87734639 (总编室) 87735359 (营销部)
87734601 (市场部) 87734632 (综合业务部)
购书咨询热线: (028) 87734632 87738671

“往事随笔” 总序

我是受五四新文学影响，踏上人生旅途的。

在众多作家中，我最喜爱鲁迅、巴金、曹禺、艾青等人的著作。这些作品启发了我，自己也提笔学习写作。一九四三年冬，我的一篇作文入选校刊，铅字印出，时年十三岁。接下来的五年时间，我写了近百篇习作，揭露旧社会的黑暗，抒发对现实的不满，分别发表在成都、重庆和自贡等地的报刊上。一九四八年后，我全身心投入学生运动，迎接解放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工作，暂时停笔。

一九五五年，开展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我因为青少年时期的习作受到隔离审查，达半年之久。“运动”结束后，我的思想被搞乱了。我认为自己长期在共青团从事学生工作，很少接触工农兵大众，不熟悉他们火热的斗争，写作难与时代同步。按所谓的阶级分析，我把自己定位为“小资产阶级”。既然小资产阶级一定要“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那么最安全的做法就是“夹起尾巴”做人，再也不动笔。只是在一九五九年，“奉命”与人合写过报告文学《刘文学》。

“文革”中，我发誓再也不写任何作品。

重新提笔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思想得到解放。巴金老人建议我六十岁以后再写，因为身任公职，不便畅所欲言。一九九二年，我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当时，老伴生病，我以照顾她的生活为主，不敢有什么

“宏伟”计划，只能有时间就写，想到哪里写到哪里，可长可短。这些文章的总题目叫“往事随笔”。

回想自己人生几十年，时代几度变迁。许多难以忘怀的人和事，我曾为之喜悦或痛苦。这些人和事可以说是时代的某些缩影或折射，也许有一些“史料”价值；我有感情需要倾诉，也想借此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剖析自己。我没有按时间顺序写，作品独立成篇：好处是写作起来比较灵活，缺点是某些内容难免重复。

我写的都是自己的经历，于人于己于事，务求真实，不对事实做任何加工。这是我恪守的原则，不越雷池一步。如有误差，一经发现，尽快更正。

我喜欢真诚、朴实、动情、幽默的散文。不无病呻吟，不追求华丽，不故弄玄虚，不作秀，不煽情，不搞笑。我将继续这方面的探索。

向巴老学习，我力求讲真话，把心交给读者。

二〇〇一年春

目 录

外婆家的花园	1
哇——我只要小花	4
过 年	8
书，戏和故事	12
捐寒衣	17
从科甲巷到祠堂街	22
看戏遇兵	27
第一次出远门	29
七星岗	33
失去自由的日子	36
——忆重庆“六一”大逮捕	
黄启瓌与李致的通信	45
附：启瓌与马老通信摘要	50
胡征的《入党表》	51
我和女儿的小故事	55
蹬三轮	59
妻子的安慰	62
我大声高呼口号	65

谁是“母蚊子”	68
不能折磨自己	71
小屋的灯光	75
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80
寻找精神支柱	84
一九六九年春节	89
“五七佬”的劳动和生活	93
干校三事	101
终于盼到这一天	111
我心中的洪湖水	118
特殊的纪念日	121
一寸光阴一寸金	124
——谈准时	
学唱歌	127
大雪纷飞	129
——生日杂忆	
找回名字	135
上当受骗以后	139
喜见麻雀	141

坚持信念	144
——在破晓社“六十个生日”会上的发言	
不朽的精神	154
电影《焦裕禄》审片前后	158
附：焦裕禄的主要事迹	161
一位美国演员的心里话	163
川剧团访欧演出日记	166
轰动日本的“川剧热”	201
“变脸”揭秘	210
新书柜引起的遐想	215
电脑开阔了我的眼界	222
大放光明	226
多多的日记	230
——写给妈妈、涂阿姨、老爷爷、老奶奶、梅梅	
西柏林医生的救死扶伤	241
知己知彼	245
中岛君	248

一次不寻常的早餐	250
“黑森林”见闻	253
航班·商店·签证	259
第一次住在陌生的美国人家里	262
难忘的小事	267
珊珊的学校	269
费克斯先生	274
访日日记	279
一生追寻鲁迅	298
快快活活过好每一天	311
团徽在我胸前闪光	314
后 记	316

外婆家的花园

外婆家的四合院，有一个相当大的天井，种了许多花草。外婆或是亲自动手，或是指挥家人劳动，一年四季都有花。这不就是花园吗？

面对正房的右边，有一棵玉兰花树，长得很高。春天一到，先看见它长了许多骨朵儿。这时，我、四姐和外侄女淑媛，心里就痒痒的了。等呀，等呀，好不容易花开了。几十朵白花像树枝上顶满白雪，使人感到纯洁。但是还得等，等什么？等它的花朵掉下来。——如果花不掉下来去摇动树干，准会挨骂。——不管哪个拾到花朵，一人分几瓣，用手把花瓣一摩擦，再把瓣头撕掉一小块，用嘴吹，花瓣便慢慢地鼓起来，像一个扁的小气球。拿着玩一会儿，比比谁吹得大，然后再用两手一拍，听听谁拍得响。这里面可有技术啦。摩擦得太重，花瓣就破了，吹不起来；吹也得轻轻地，不然就爆了。

左边，树可多了。

有一棵绿萼梅树。它的花开得早，虽然香味儿不浓，但素雅，像一个姑娘。还有垂丝海棠树。每逢开花，树上像吊着一根根的丝线，丝线上挂着一串串红色的小花朵。四姐最喜欢垂丝海棠，说它很美，经常摘些花朵送她的同学。

我兴趣最大的是紫荆花树。花是红的，只要用手去抓树干，树枝就要动。大人说是给它抓痒。我们一天总要给它抓几次痒。胖舅舅也爱叫我给

他抓痒，胖舅舅的肉很软和。树干像瘦人的骨头，硬邦邦的。尽管如此，我们仍愿给紫荆花树抓痒。

几棵树的中间，有一个绿色的大水缸。里面全是绿色的浮萍和水草。据说有很多金鱼，我们找来找去，很难找到。胖舅舅说水草太多，金鱼被盖住了。我几次用棍子去拨开水草，只看见过一条红色的金鱼。太费时间了，没有兴趣再去看它。

有蟋蟀，我也捉到过几只。大人说蟋蟀会打架，特别是有一种叫“棺材头”的。可是我捉住的，从不打架。它们也许是朋友，也许是“和平爱好者”。大人叫我们不要打架，何必要蟋蟀去打呢？我把纸盒打开，让它们回家去。

树多，夏天有蝉叫。我很想抓一只，但或是看不见，或是太高，从没有抓住。只不时发现一些蝉壳，外婆说中药叫蝉蜕，可以明目。

经常看见的是蚂蚁。如果打死一只苍蝇，放在地上，不久被小蚂蚁发现，急急忙忙地跑回去报信，不一会儿，一长串小蚂蚁排着队来了。我和淑媛便高兴地唱：“蚂蚁儿、蚂蚁儿来来，大哥不来小哥来，吹吹打打一路来。”等许多小蚂蚁来了，它们便齐心合力地把苍蝇拉走。可是看完这一过程，得花很长的时间，往往看到一半，大人就叫去吃饭；我们的腿也疼了，借此休息一会儿。可惜再来看的时候，蚂蚁已经不见了。但这种小动物的有组织的行动，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夜晚，能听见“叫咕咕”清脆的声音，给夏天的黑夜增添一份欢乐的气氛。叫咕咕一般是胖舅舅买的，装在用稻草编的笼子里，吃南瓜花。吃完南瓜花，总不能让它饿死，便把它放到花园里去“自谋”生路。也不知道它吃什么，还能活多久。这是一个谜。

外婆亲自动手的：一是牡丹花，一是兰花。每到冬天，外婆要把牡

丹树枝一些可能生骨朵儿的地方，用旧棉花缠住。像小孩戴了一顶棉帽，好暖和啊！不知等多久，春天到了，外婆把棉帽取掉，能看见骨朵儿了。又不知等多久，花盛开了。外婆请客人来赏花，客人对外婆说一些吉祥的话，外婆也很高兴。牡丹花显得雍容富贵，我母亲爱画牡丹，我也喜欢它。这时，天暖和，外婆几乎天天出来观花，还要加肥。不仅要把鸡关住，还不断给小孩打招呼，不许去碰它。至于兰花，外婆也很爱护，但我不会欣赏，只觉得清香。

唯一的果树是枇杷树。每年结果，外婆总要叫人摘下来，说是清热，要母亲剥了皮给我吃。

房后的小天井，也是花园。几株芭蕉树，叶子特别绿。它让我想起舅妈给我讲的《西游记》中铁扇公主的芭蕉扇。一下雨，很好听，外婆叫“雨打芭蕉”。若干棵蜡梅，它的花不特别漂亮，但味儿很香，是我最喜欢的香味儿。与它们挨近，有一棵柚子树，秋天柚子成熟，可惜味太酸。我只要一个柚子，用竿穿进去，在柚子上贴些花纸，做成龙脑壳，神气十足地拿着它到处飞舞，一边叫：“龙来了，龙来了。”

厢房外的天井仅有一棵椿芽树，大人很爱吃它的叶子，但我闻不来它的气味。不论大人如何宣传，一听说吃椿芽，我便跑得远远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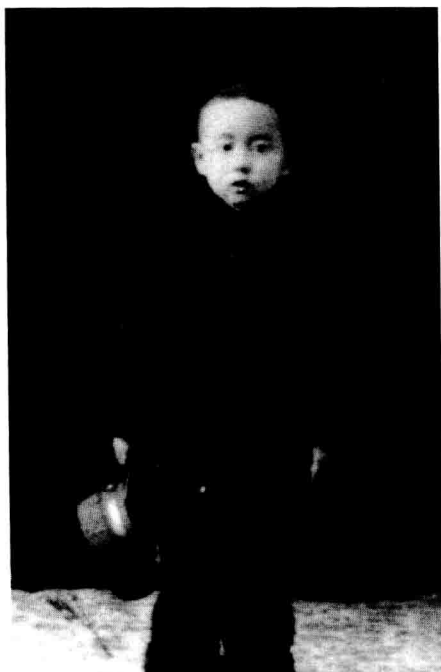
小时候，我们的天地很狭窄，幸好外婆家有这样一个花园，使我接触到一小角“大自然”。它让我和一些树木、花草与昆虫交了朋友。长大后，我到过许多地方和一些国家，无论那些地方的自然环境多么美好，但它不能代替外婆的花园。外婆的花园始终和我的童年连在一起，直到永远。

一九九八年八月二十四日

哇——我只要小花

我从小爱动物，特别爱小狗。

亲戚中有两家养狗：一是四舅公家，养的是猎狗。庞然大物，用铁链拴着，我们一去，虽有人挡住，它仍张牙舞爪，跳起来企图咬人；一是四伯伯家，养的是京狗，小巧玲珑，见人就摇尾巴，只要逗逗它就和你玩。



幼年时期的李致

我那时尚不知世界上有鲁迅，却用了他所说的比较是最好的鉴别方法：猎狗与京狗，我喜欢京狗。

四伯伯家，除他以外，只有四伯妈，没有小孩。我每跟母亲去他们家，大人摆龙门阵，我就和京狗玩。四伯妈见我喜欢京狗，主动对我说：

“以后它生了小狗，送你一个。”

我听了十分高兴，远超过大人买彩票中奖。当时我们住在外婆家，胖舅舅想发财，几乎每月都要买彩票。一到开奖前几天，舅妈还

要给观音菩萨许愿。可惜观音菩萨不保佑，次次落空。仅有一次得了尾奖，胖舅舅高兴得买了猪耳朵下酒吃。我从没有想过彩票中奖，能有只京狗，就是最大的愿望。

“还要等多久？”我赶快问。

四伯妈说：“再过一个多月，你就可以得到了。”

小孩子要的东西最好马上得到。但母狗还没有生，急也没办法。好在时间不算太长，而且不是做梦，只需要耐心。

第二天上学，我立即发布新闻。大家都为我高兴，特别是与我最好的两个女同学。一个姓吴，一个姓彭——当时我们还不划分男女界限。她们仔细地询问了京狗的模样，我绘声绘色地作了回答。

这一个多月，对我来说可真是度日如年。到了预定的时候，我催着母亲带我去四伯伯家。果然京狗生了小狗。我选了一只白色又有少许黄色图块的，装在早准备好的小竹篮里把它带回家。我向四伯妈鞠躬致谢，心里特别敬佩她。有些大人常常开空头支票哄娃娃，说了不算。四伯妈说话算话，她瘦小的个子，在我眼里变得高大起来。

我把京狗抱给外婆、胖舅舅、舅妈、表嫂和家里所有的人参观。大家都说这条小京狗乖。外婆熟悉医书《验方新编》，说：“狗就是小的乖。等它大一点，喂点丁香给它吃，它就不长了。”

京狗的身子不长，脚短，尾巴虽是卷的，摇起来很有劲。我和它玩了一天，它已经把我当成最亲密的人。我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叫小花。它东跑西跳，用鼻子闻来闻去，只要我一叫“小花”，就摇着尾巴向我扑来。吃饭的时候，喂它米汤，它把一个小盘子舔得干干净净。

问题出在晚上：小花在哪儿睡？

我早在竹篮上铺了一些破棉絮和旧布，它躺着好像还舒服。我要把它

带进屋里，没有一人赞成。最后只得把它放在我住的屋外。开初，小花疲倦了，安静地睡了一会。但一到半夜，它却用一种凄凉的声音叫起来，把我和母亲都吵醒。

小花的叫声使我心疼。我要去把竹篮提进来，母亲又不允许。我问母亲是不是小花怕冷，母亲说不是。还说小狗刚离开母狗，一般都要叫，隔几天就好了。我联想到自己，凡母亲外出，一定“撵路”，不带我去我就哭。这样，我似乎理解了小花的感情，心里稍微平静一点。一直到小花叫累了，睡了，我才靠着母亲入睡。

第二天上学，我把昨晚的情况告诉两个好朋友吴和彭。她们都同情小花，认为它那么小就离开了妈妈，当然不习惯。可是放学回家，几乎受到全家人的声讨，说小花的叫声影响睡眠。我说不是只叫了一次吗？表嫂说：“你睡着了不知道，把我们叫醒了几次。”

小花见了我很亲热。可能大家骂了它，它只能从我这儿得到爱抚。我抱着它说：“小花，你晚上不要叫了，不然大家会讨厌的。”小花高兴地用舌头舔我的手，弄得我痒痒的。为了安慰小花，我一直和它玩到晚上——当时课程负担不重，放学后没有作业。

不幸到了夜晚，小花又凄凉地叫起来。这样一直连续叫了几个晚上。我既同情小花，又怕这样下去，大人更讨厌它。“小花，你懂事一点吧！”这是大人经常叮嘱我的一句话，我现在把它用来叮嘱小花。

记不清是在哪一天了。我上学的时候抱了抱小花。它一直跟我走，我只好把它撵回去。到了学校，又向两个好朋友吴和彭讲述小花的可爱和一些趣事。吴文静地笑了，彭的脸像苹果似的更红了。

放学回家，我满以为一叫小花，小花会立即跑来迎接，但毫无动静。我一边叫一边找，不见踪影。问大人，都说没看见。我认为表嫂是最大的

“嫌疑犯”，追着问她，她支支吾吾地说：“上午都在，下午有个和尚来化缘，它就跟着和尚走了，以后再没看见它。”

母亲来安慰我：“以后我们再向四伯妈要一个。”

“我只要小花，哇——”

记不清是怎样收场的了。当晚，没有小花的叫声，特别安静。我很久没有睡着，担心小花刚离开它妈妈，现在又走掉了，不知会遇到多少困难。有人喂它吃的吗？今晚它睡在哪儿？明天会不会回来？我的头转来转去，泪水把枕头打湿一大片。

第二天，我没有把这个消息告诉我的两个好朋友，但我沮丧的表情使她们感到异样。课间，我不玩。她们主动来问我，我流着泪说：“小花不在了。”放学回家，再也不见小花，盼它归来只不过是痴心妄想。

小花的丢失，始终是个谜。我长大了分析，当时正是抗日战争，生活困难，大人心烦，不愿听小花尖叫，加上它不讲卫生，随地小便，他们故意把小花丢了或送人。然而，他们不知道这样处理，给我的心灵造成多大的创伤。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我闷闷不乐，老想着：“小花到哪儿去了？”

我再没有去四伯妈家，我觉得对不起她。

一九九八年八月二日

附记：

有一次和表嫂通电话，她终于承认狗是她放走的。我的怀疑没有错。

过 年

过年，是孩子们最快乐的事。

腊月（阴历十二月）初六“打阳尘”，所有人家开始做大扫除。当时我人小，不给我分配任务。二十三日送灶，也就是送灶神，就与我有关了。灶神供在厨房里，用红纸写上“灶王帝君神位”几个字，贴在墙上。神位前钉上一个木板放香炉。当时的厨房光线不好，神位钉在角落里，居住条件最差。据说灶神是玉皇大帝在每家各户的“特派员”，让他“深入基层”掌握情况，以便年终上天汇报。

为什么要住在厨房里？大概是民以食为天，穷或富总得表现在吃上面，便于观察。平时是否烧香也很难说，但送灶那天却比较隆重。先得祭，祭品主要是麻糖——后来读鲁迅的书才知道，麻糖是用来粘灶神的嘴的——既为神，难道连这种“贿赂”都不知道？可能是一年只供一次，饥饿使得灶神不得不吃，忘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古训。其实也不是“失节”，他并没有乱打“小报告”，只是嘴被粘住，无法说话，失职而已。年年如此，为什么不总结经验教训？不过，这些天上的事，一万亿年以后也不会公开“档案”，凡是弄不清楚的，用不着去钻牛角尖。

我父亲早逝，几个叔父又不在家，按照“女不敬灶，男不敬月”的原则，送灶的重大任务只有我这个男丁来承担。我觉得好玩，每到这天的晚上，便把神位取（侯宝林相声里的老太婆说应用“请”）下来，送出大